

答案

□ 万正斌

周莉是幸福村新上任的大学生村官。

都说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。周莉上任后的确做了一些肉眼可见的成绩，比如把自媒体、直播、抖音等一些新兴的传播媒介加入到乡村建设中去，比如组织村里年轻人开展各种文体活动，比如利用自己的人脉招商引资改善乡村的环境……在提高幸福村知名度的同时，大学生村官周莉也名声鹊起，收割了一大批粉丝。在年底的基层干部评选中，周莉也榜上有名。

为此，周莉暗自得意：“都说村官难当，我这不是当得好好的吗？”

可是，周莉只风光了一时。半年后，村民们就不买周莉的账了。有的说：“净做些面子工程，好看不实用。”有的说：“到底是新时代的大学生，张张照片都是村官的身影，正经事

没有办几件，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事倒是做了不少。”有的还说：“这大学生村官根本就不是真正想建设乡村，更不会为老百姓谋福利。毕竟在基层工作容易出成绩，捞够了政治资本就抬脚走人。如今的年轻人，整些花里胡哨的事情最拿手。”

听到这些闲言碎语后，周莉很苦恼：自己一颗心都扑在村里，咋就得不到村民们的理解和支持呢？难道是哪里做错了吗？

周莉去找村里的老书记倾诉苦恼，寻求答案。老支书对周莉说：“党的二十大会议上再次强调乡村振兴，只要是为了乡村振兴，用心用情去干，准没错，但一定要干在老百姓的心坎上……”

周莉好奇地问：“那怎样才能干在老百姓的心坎上呢？”

老支书微笑着说：“这个，只有你自己去找答案了。”

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，幸福村是远近闻名的酸菜生产基地。但其他地区的酸菜爆出了卫生问题，导致幸福村的酸菜出口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。已经有几个供应商提出中止合同。怎么办？周莉急忙召开会议，做出决策：利用短视频对幸福村的酸菜生长、生产过程进行全程直播，消除社会上的误解和质疑。

周莉决定自己担任主播。她肤白貌美，身材窈窕，形象气质佳，具备当主播的外在条件。但她提醒自己：这不是时装秀，不是选美比赛，而是推销食品。老百姓要吃的是真正健康和安全的食品。为此，周莉走进田间地头，从最根本的芥菜抓起。不打农药、浇灌山泉水。收割和清洗过程也高标准要求。至于

制作过程，更是注重细节，精益求精。

当周莉优雅唯美的形象出现在直播镜头前，当酸菜的生长和制作过程以健康而诗意的方式徐徐打开，人们不知不觉沉浸在一场视觉盛宴中，身心都仿佛受到了洗礼。点赞和问候不断。其中有一句话让周莉瞬间破防——致我们的大学生村官周莉，你身体力行的样子真美！

视频直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，幸福村的酸菜不仅消除了社会上的质疑，而且还意外地收获了更多的订单。看着老百姓忙碌的身影以及脸上的笑容，周莉仿佛看到了源源不断的钞票，以及雨后春笋般涌出的高楼大厦。

周莉兴奋地找到老书记，说：“老支书，我已经找到答案了。八个字：勤政爱民，善政富民。”

赶人情

□ 季湘

况下，只有拉牛、拖猪去卖，用卖的钱还人情，替亲戚“长脸”。这样的“人情”就有些背离“人情”的本意了。可是民俗如此，一时半会儿也难以改变。

有权有势的人家办酒席，赶人情的人更多，至少有一半是社会关系网里的熟人，大多包含有奉承讨好的意思。

02

据民俗专家研究，古时候大家都很穷，而且为了抵抗外来的灾害、风险，多选择聚族而居。“赶人情”的出现，除了感情的成分以外，还是一种救急法子。一家人倘遇遇到急事，需要一笔钱的时候，在家办办酒席，众人随份子，除掉米油等购买的成本，还是可以“落下”很多现钱的。

城里人把赶人情叫做“随份子”。随份子是人们生活中较为重要的事情。在每年，亲朋好友家总会出现婚、丧、嫁、娶、乔迁、升学、周岁、祝寿等事，此时，你必须露面，在恭贺之后，奉上钱财若干，就是“人情”。倘若人们人脉广，可能每个月都会“随份子”，有的人甚至一个月数次。

在酒宴的现场往往还有专门的人，将每个人的姓名、金额记录在簿。“赶人情”多的人，说明关系与主人亲密。“赶人情”少的人，说明关系一般。总的原则是亲疏有别，贫富有别。

还有农村结婚的彩礼，亦是人情风的延续。一般家庭为了给儿子娶媳妇，往往债台高筑。倘或媳妇提出离婚或者不辞而别，这些钱可就打了水漂。留下一地鸡毛，一个残缺的家，还要日还债，几年或十几年不得安宁。这样的陋习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家。

03

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说的“熟人社会”，如今仍在正常运转。人情往来，大多发生在熟人之间。譬如，2003年，某甲办喜事，你给了100块钱的红包。那到了2013年，他还好意思随100？至少500吧。这样看，人情的年化收益可不低，而且几乎是无风险的。因为维系“熟人社会”的各种关系没有消亡，在互相之间存在着社会道德评判，不赶人情的人被视为“无德小人”，因此历来只见追要“赶人情”的，没见过赖账躲着不给的。

还有一点就是民俗文化上的原因。人生活在社会之中，对仪式感的要求普遍比较高，像什么婚、丧、嫁、娶、升学、周岁等等，即便是穷人家也讲排场，那样的话，脸上才有光。特别是老人过寿、去世或者孩子上大学，要是没大操大办，外人会说这家人孙不孝顺或者孩子没前途……

在乡土社会，谁不怕别人背后嚼舌根子呢？

听，雨落的声音

□ 郑妮

都能看见小学生、初中生、高中生匆匆上学的背影。如今竟无一车，也无路人；只有我一个人站在笔直公路的这头，遥望路的那头。可我不是那撑着油纸伞、丁香一样、结着愁怨的姑娘。我只是我，平凡的我。

此时雨很小，如薄雾，我打着雨伞凝视着道路两旁的树木，郁郁葱葱地；野花星星点点，色彩斑斓，自在逍遥地绽放，雨淋花湿，散发芬芳。闭上眼睛，我闻到雨后清新的空气，淡淡的花香，享受沁人心脾地抒怀。倾听着，杨柳抽芽吮吸雨露的酣畅声；细雨滋润花儿的轻轻语。

信步走到学校，整个校园是静谧的。站在校门门口，我发现自己如此想念学校的工作与生活，想念同事的招呼声，想念学生的问好

家乡的腌盐菜

□ 杨朝贵

铲，去菜园已将成熟的芥菜砍下，一背篓，一背篓地背回家里，简单地择检一下，用竹篮提到堤外的水塘边清洗干净，待菜上的水珠滴落沥干后，再放在门前早已摆好的尿布或晒垫上。经过几日的晾晒，萝卜或芥菜的水分被晒晒得差不多干了，那肥厚宽大的芥菜叶已变成了皱巴巴的深绿颜色，而腌制盐菜的工序就到了最费工夫的切盐菜的时候。按母亲的吩咐，我会找来家中那个最大的木盆，在木盆底下，放进家中那块最大砧板，再将晒晒干的芥菜一小把，一小把理顺，然后拿到母亲的面前。那芥菜在母亲磨得光亮的菜刀下，几个小时的功夫，一大木盆切得粗细均匀的盐菜便切了出来。

稍稍休息一会，母亲让我帮她把因长时间切菜而有些僵硬的手臂轻轻揉捏几下，待僵硬的手臂稍稍缓解一些，便让我将从厨房端出的那个瓷碗大小的小盐罐放到她的手上，母亲随手将有点粗大的盐颗粒均匀地撒在切好的盐菜盆里，双手在木盆里将盐与盐菜反复搅拌均匀，只是拌着拌着，母亲的双手已被盐颗粒浸得通红，手上粗糙的皮肤已透出了一条条细细的血丝。

母亲顾不得手上的疼痛，接下来将揉腌好了一大盆盐菜，一大把、一大把的装入早已准备好的那个很大的盐菜坛里，一次次反复用手压紧压实，直到盐菜坛内有一股深绿色的盐菜水滤出，母亲会将盐菜坛上盖一层塑料薄膜，然后再装满盐菜的坛子倒铺在铺满一层厚厚的草木灰的厨房的地上，此时，腌制盐菜的工序总算基本完成。寒冷的冬夜，昏黄的灯光下，深夜的母亲才拖着疲惫的身体，伸伸腰，扬扬脖子，再用胳膊时揉揉眼睛，简单地洗漱完毕，上床休息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一二十天后，母亲亲手腌制的盐菜可以开坛吃了。打开坛盖，那满坛色泽金黄，浓烈醇香中透着微微酸味，裹挟着

芥菜味道盐菜香味，在满屋飘散开来。

此刻开始，全村人也会和我家一样，一日三餐盐菜下饭的日子，又在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的轮回起来。少许家里条件稍好点儿的伯伯、叔叔，还能在盐菜中打上一个、两个鸡蛋，看着那金灿灿、黄澄澄、香喷喷的盐菜炒鸡蛋，喝上个一两、二两的白酒，此时，那种酒足饭饱的惬意和满足，在队长门前那棵歪脖子槐树上的一阵“叮咚、叮咚……”的破铁犁声响起之后，随着队长从村头到村尾的“出工啦、出工啦！”的喊叫，全队的社员开始走出各自的家门，有的下地耕田，有的耙地，有的锄草，有的栽苗。村里的男男女女下田干着农活，似乎都有股使不完的力气。那咸菜如同有着山珍海味般的美味和营养，人人有说有笑地挣着队里的工分。

说实话，尽管母亲腌制的盐菜金黄透亮，吃起来也酸爽脆香，非常好吃，但我却很不喜欢吃这盐菜。小时候，盐菜似乎是我家饭桌上每餐必有的主打菜，一年四季，那张陈旧得表面油黑、且有点破败的八仙桌上，似乎都是它的身影，吃多了，再好吃的东西也就没有味了。中午还好，早上上学或干活累了，就着早上的冷饭拌着金色的芥菜盐菜，吃起来还是比较香的，一碗菜肉转残云般地一下子就吞进了肚里。可到了晚上再吃，又是它时，就没有中午那样的感觉了！

特别是进入初中离开村子到公社上学后，住校的日子只有周六才能回家。星期一把家里背来的米交给学校的食堂换成饭票，菜是食堂没有的，除了专给老师做点吃的菜外，平时是不对学生卖的。就是学校食堂有菜卖，也是我们这些乡村学生买不起的。我们只能自己带菜。盐菜因下饭、便于保存，放上几天也不会变质坏掉，也就成了我们很不喜欢，却又不得不三餐不离的主要菜品。好

世上道路百千万，有一条，即便走人茫茫太空，人总是要折身而返的，不管荆棘丛生险象环生，不管平坦宽阔一马平川，因为，它是起点，有你魂牵梦萦的人。

那，便是回家。

大学毕业后北漂多年，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房子车子妻子和女儿。底气足了，光想着回老家，恰巧虎年底疫情管控政策优化，他更是蠢蠢欲动、心驰神往了。女儿快四岁了，一直没见过爷爷奶奶。他们没有理由拒绝孩子的童真与渴望。

早早准备，该买的买，该带的带，打消她的顾虑。

“咱们接爸妈来北京过年，不好吗？”她说，“山高路远，天寒地冻，万……”

“没有万一！”他说，“你想啊！爸妈来了，他们一定不习惯，长途奔波，过个三五天，院子里的鸡鸭猫狗不得饿死呀！半山腰的，左邻右舍都是留守老人，行动不便呢！”

“如果有万一，咋办？”她说，“妮妮这么小，我可不想她跟着大人遭罪！”

“看着办呗！”他说，“再怎么着，也不会让你娘儿俩跟着遭罪！”

他挽近她光洁的额头，啪地亲了一口，说：“妮妮多么向往乡村的美景，每次跟她聊爷爷奶奶，她的眼睛总睁得太大，就满足她一次，好吗？”

他不是胡搅蛮缠不通情理的人，当初为何选择他，不就是看中他的勤劳、善良、孝顺吗？才华横溢怎样？高大帅气怎样？家庭背景雄厚又怎样？她在乎的是人品，人品好，一切都不会差。她坚信这一点。她不顾家人反对，义无反顾地和来自山区的他走到了一起。事实上，他并没有让她失望。他起早贪黑，纵横职场，职位步步高，薪资年年涨，最重要的是，每天即使再晚，归家是雷打不动的。有次应酬，他喝高了，倒在离家附近宾馆睡了个囫圄觉，一觉醒来，手机爆屏了，满满的都是她的担忧与期盼。他不顾一切冲下楼，冒着倾盆大雨朝家的方向狂奔。门虚掩着，客厅里亮着一盏微暗的灯，她坐在沙发上，两眼巴巴地望着门的方向。

那一刻，他震撼了，被她彻底融化了。她说：“你不回，我的灯就一直亮着！”他说：“万一有坏人闯入，你怎么办？”她爽朗一笑，捶着他的胸，说：“你忘了，我可是跆拳道黑带高手！”

他是鱼，她是水，鱼离不开水，水离不开鱼。鱼水之欢，天长地久。妮妮出生了，他更努力，想跟她买一辆车代步，她婉拒了，说：“上班近，挤挤公交不碍事，下班还能顺便接妮妮呢！倒是你，该考虑换一换车，都十年了！”人前不能丢了面子呀！“他思量再三，觉得她说的不无道理，心动不如行动吧！

农历腊月廿九，北风凛冽，天寒地冻，他们一家三口，开着新车，载着厚厚的期盼，向着家的方向一路狂奔。“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漫卷诗书喜欲狂，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”他的内心早已波涛汹涌，默念着杜荀甫的诗句，我也要滚滚车轮回鄂西老家了。妮妮醒醒睡睡，睡睡醒醒，太兴奋了，不安稳。车一进湖北襄阳地段，天空中，洋洋洒洒飘起了雪花，起初不大，一落到车窗上，瞬间即化。妮妮高兴得像个布娃娃，一会儿哼“北风那个吹，雪花那个飘……”，一会儿哼“我爱你塞北的雪，飘飘洒洒……”。

她眉头紧蹙，两眼定定地看着导航。近了，更近了，下了高速，走县道，穿乡道，过约2—3公里的村路，就是他家的，半山腰上的家。

手机响了，“儿子，你们到哪里了？”电话那端传来妈妈关切的声

音。“已经下了高速，前面有点堵，我们换一条路试试。”他说。

“慢慢开，注意安全！雪越来越大！”爸爸说。随州山多地杂。此时，天空中鹅毛般的雪，漫天飞舞，整个村庄银装素裹，尽管天色早已入夜，但白莹莹的雪光反射，分不清白昼了。最后约2—3公里的村路，尽是爬坡路段，车轮子却打起滑来，不听使唤了。他急得直拍方向盘。

她脸色挂不住了。“临了，临了，来这一出！”此时的妮妮似乎太累，迷迷糊糊睡着了。她翻出毯子盖在妮妮身上，盯着他，冒出凶狠狠的光。

“早就说过，接你爸妈来北京过年，你偏不让！开门，我们下车！”她说。

“这是干嘛呢？瞎气？有气，冲我来！”他再烦也得忍，克制自己的情绪。

“我和妮妮回家！”她说。

“这不正回吗？”他说。

“是回我们的家！不是你爸妈的家！”她说。“真会开玩笑！这前不着村，后不挨店，你怎么回？”他忍着，他知道她有点急，担心妮妮跟着遭孽，她的身心一直扑在家里，只是眼前的困境让她烦躁和焦虑。

“谁跟你开玩笑？”她火了，“你看嘛！回你的老家，有条好路吗？”

仪表上显示，油所剩无几。一直开着暖气，耗不了多久。他真的很疯狂，回家的路怎么这样难。

一时间，他和她都不说话，空气似乎凝固了。他闭上眼思家着。突然，她猛地推了他一下，“快看！”她尖叫。

前面山坡上，两束灯光，闪烁闪烁，忽明忽暗，在白茫茫的雪夜里，仿佛千年之光穿越而来，分外耀眼，分外温暖。他下车，朝灯光猛喊：“爸，妈，我们在这！”

“儿子，不急，我们来了！”那边传来回音。这喊叫声，如大海深处的海豚声呐，穿透力强劲，如茂密森林里的天籁之音，婉转动听。

原来，爸妈电话里听到儿子要改道，老俩口一人一只头顶矿灯，一人一把铁锹，趁大雪未凝固封冻，人一锹人一锹从家门口出发，往山下铲，便是铲出一条雪道来。为迎接妮妮，为迎接儿媳，他们不畏严寒，不怕流血，不惧阻挡且长。

“爸，妈。”她两眼泪光，惭愧地说，“二老辛苦了！我……不该那样说他的！”

“看你说的？！一家人莫说两家话。来了就好！来了就好！还愣着干啥呢？外面冷，快进屋！”老妈说。

她站在门外，深深地朝二老鞠了一躬，才缓缓地迈进这半山腰上的家。这个家简陋，没有天花板，没有天然气，没有移动宽带，更没有车水马龙的街道和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，但偏偏就是这个半山腰上简陋的家，让她和他相拥而抱，温柔以待，爱了又爱。

为爱回家

□ 常振华